

意中在一旧抽屉里 见到一架算盘,身 得几多冰凉。

上沾满了厚厚的一 层灰,黑乎乎的放 在那里,可能很久 也无人动过了,显

忽一日, 在铁 匠街上闲逛时, 无 意中又在一小摊上 见到一架仿古色的 微型小算盘,它非 常精制,较有特 色,一时间引起了 本人的观赏兴趣。

拿到手上细 看,算盘共十三 档,一档上下七颗 珠子, 虽仅三个手 掌大小,可全系黄 铜铸就, 小巧玲 珑,金光闪闪,很 是夺目。当时就 想,制作者如此用 心良苦, 定是别有 一番用意的。 20世纪60年

代初,我曾当过生 产队的记分员和会计。那时便是用算 盘作运算工具,为全生产队的近30户 人家的生产和分配算过不少的账;参 加税务工作后,又常用算盘做计算, 故对算盘有一段特殊感情,见到后总 爱不释手。

不仅是我自己,老伴又因20世纪 70年代初在供销社门市部做过营业 员,后调县科委做财会工作,同样与 算盘打过20多年的交道。这样,老两 口都与算盘结缘久远,情有独钟。

所以, 当一见到这一精制的仿古 品,我一时间更是思绪难抑,心中一 喜,随即就出高价把这架算盘当成宝 贝,买了下来。

回到家中,拿着算盘,认真观 摸, 反复回想, 可谓睹物思情, 感慨 万千。

算盘,由筹算演变而来,历史 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先进的运 算工具之一。据有关古算书中记载, 其名称始见于明代吴敬撰写的《九章 详注比类算法大全》一书中。约在明 初逐渐流行,因其简单易学,运算方 便,不仅通行我国,还流传于东亚各 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生产。 工作和生活的需要,对它不仅公家在 用,私人也在用。

为了用好算盘,搞好财经工作, 各级财务部门都极为重视算盘的筹算 和运用。记得70年代中期,本人不经 意间在一份刊物上突然见到一幅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打算盘的 照片,很是感人。

据有关资料介绍,陈云主管财经 工作时,总是要求大家"要有掌柜" 态度, 当家的态度; 要学会算账, "要 会打算盘",因"不会打算盘生意就做 不好"

在陈云看来,会打算盘,会算 账,是财经工作人员必备的基本功和 真本领。然而,对于财经工作的领导 者而言,光会算账,会打算盘还不 够,还要学会"大算盘"。所谓"大算 盘",就是"要善于谋大局,谋大事, 善于从战略高度考虑问题,善于抓住 问题的要害和症结,善于驾驭复杂的 形势和局面"。

在如何巧妙地运用打算盘,指导 好全国的财经工作上,这张照片在当 时影响可谓不小。

那是有一天,他和夫人于若木在 杭州西湖散步,这时,远处传来一阵 清脆的算盘声,原来是公园茶室的女 服务员在结算茶水账。正在静思中的 陈云,忽然眼睛亮,径直走进茶室, 主动要求替服务员打算盘。只见他手 起珠落,操作流利,噼噼啪啪,不一 会儿就把账给结清了。服务员见状

后,既惊奇又感动。陈云同志这一打 算盘的情景被随同的摄影记者拍了下

1981年初,全国政协副主席,著 名社会活动家赵朴初看到这张照片后 非常感慨, 当即就以"陈云打算盘喜

> 唯实是求,珠落还起。 加减乘除, 反复对比。 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老谋深算,国之所倚。

这首诗用来形容陈云同志真是非 常贴切。正因为他既"能干"又"稳 当","每临大事有静气",才能够"运 筹帷幄,决胜千里";正因为其善于 "打大算盘""老谋深算",才能成为 "国之所倚"

陈云打算盘的这幅照片, 曾几何 时,不知潜移默化地鼓舞了不少财经 工作者,本人更是受益匪浅。

我能从生产队的财会人员起,先 后经历了税务工作、财政工作, 再后 来成了一名分管经济工作的干部, 仔 细一想,这与会打算盘、会算账不无

一生中,会打算盘,这也算懂一 种技能,得一段幸福。

时代发展, 进入到微机时代, 大 多数人就把算盘运算忘得一干二净, 算盘也被束之高阁。当反复观赏这架 仿古色微型小算盘时, 我在想, 进入 现代化,算盘的功能被电脑完全取代 了,手提一部电脑,或怀揣一部手 机,天下的大事小事,大数据、小数 字全都给解决了, 昔时再好的宝贝还 用得着吗?

回想之余,灵感即至,激情顿 生,一时之间,又怀得了"见算盘即 兴"一首:

算盘运算已千年, 加减乘除系此间。 拨上拨下连浩宇,累出累进记端元。 一桥连贯通天数,七子轮回无底单。 商贾输赢依报晓,经营成败靠其援。 物流结账尤精妙, 贸易成交可似仙。 记录人间千载苦,算出世上万番甜。 自从电脑频出世,冷落深山撂半边。

新事物总是要不断取代旧事物, 这是事物发展、社会进步的法则。可 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曾经使用过的工 具,尽管是一架小小的算盘,它曾经 也为社会做出过一定的贡献。

收藏过时了的一些物件, 不仅可 以把玩凑趣,必要时还可为后人对过 往历史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20世纪末,为了工作需要,我有 幸陪同省直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赴 英国进行过对动植物的保护、历史物 件的收藏和永续利用做过一次专门的 考察,感受颇多。

走进大英博物馆的一个分馆,得 知专门收集陈列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时 期人类用植物做的各种家用工具,一 共两万多件,有不少似曾相识又稀奇 古怪的东西,如有一件家用切菜的菜 板,直径就有两米多宽,三分米厚, 采用这么粗的原木做家用工具,实在 使人不可思议。

有些小木碗、小木勺也被收藏在 这里。存放这些过时的家具, 究竟有 多大意义呢?据这个馆专家介绍的意 思:人类是与各种植物和物件相依为 命的,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的物种物 件将会取代旧的物种物件,有许多人 类用植物做成的用具,已经很快绝迹 了,如不加以收藏,今后人们就无法 见到也无法理解。一件小小的家用工 具,可以证明一个时期的历史,证明 一个时代的文明, 因此, 应该珍惜。

听了一番介绍,才知这是一个远 大的设想,一个有意义的举措。它给 人们的启示是,随着历史的变化和社 会的进步,其意义将会越来越大。

这架微型仿古算盘,相信到手上 后,不会有违本人收藏的初衷。因曾 几何时,人们的记账运算,失败成 功,酸辣苦甜,喜怒哀乐,都系于这 一盘之间,何不慢慢地品味?

"毕节故事"向您征稿

"毕节故事"专栏,讲述毕节好故事、传递毕节好声音。

我们希望以"小切口、微视觉"反映"大时代背景"的方式写作,我们

希望以"大众写作、人人讲述"的方式来呈现"毕节故事"

可以写写一个关于创业的故事,一个关于爱与关怀的故事;可以写写一 个令人敬佩的身边人,一抹洗亮眼睛的风景,一段刻骨铭心的心路历程;可 以写写眼里喜人的变化、心中感动的涟漪;可以写写千年生息发展宏大历史 中被遗落的一个片段,也可以写写日常不起眼生活中的一瞬亮光。这些,都 是"毕节故事"。

不断挑战自我、拼搏奋进的励志故事, 毕节人在外地奋斗的拼搏篇章, 外地人的毕节"第二故乡情怀", 毕节与泰州, 毕节与广州, 毕节与深圳, 毕 节与川渝,毕节与周边,我们的故事就是大家的故事,就是毕节故事,就是 贵州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敬请关注"毕节故事",并欢迎您投稿。

投稿邮箱: BJRBbjgs@163.com



故乡那条小河

离开故乡四十余年,许多人事物逐 渐淡忘,却对那条小河情有独钟。因为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曾在这河边欢快度 过,美好的回忆不绝如缕。

故乡位于金沙县乡下, 离城10公 里。迤逦的峰峦如大树根般伸向四面八 方, 吮吸着来自地脉的营养。春夏秋三 季,是故乡的黄金时段,那些斑斓色 彩,油画般地浮现于脑海中。

我的家坐落于青山绿水之间, 那栋 百年老屋,饱经风雨,墙的下半部分早 已被雨水咬得坑坑洼洼,斑驳陆离。屋 后先是崎岖山路,后来变成小水泥路, 像一棵大树的树干直通山顶, 然后又分 枝到每一户农家。百年老屋群山环抱, 四周林木蓊郁,清溪从侧面山涧流向门 前稻田, 那淙淙声宛如美妙的音乐日夜 奏响。清晨,太阳还未露脸,山峦树木 房屋早已云雾缭绕。小鸟们叽叽喳喳, 群歌不断;抑或几位独唱者,歌喉清 脆, 婉转动人。小时候, 不觉得这山这 水这雾这鸟有何稀奇, 等到在城市中工 作几十年,身心俱疲,偶尔回到老家, 这些东西便十分养眼养耳养心, 弥足珍

老屋前面不远处是一条蜿蜒的小 河。河不宽,也不深,最宽处大约四五 米,窄处两米;最深处也不到两米。河 道深深浅浅,随水的流动自然弯曲。河 岸边是宽阔狭长的稻田,端午时节,岸 上绿草如茵, 打几个滚, 聊天, 坐上半 晌,呼吸青草和稻田的混合香味,流连 忘返。顺着河岸走, 时见杨柳依依或绿 竹丛丛。夏日傍晚,夕阳照在缓缓流淌 的小河上,闪耀着金色光芒,水面上偶 尔会游来鸭群,将这金色的明镜似的河 面划分为两块,形成道道弧形涟漪。

童年岁月,每一个农家孩子都少不 了放牛割草,我也如此。记忆中,从六 七岁开始我便成了牛的好朋友。这头公 水牛大概四五岁,牛角弯曲得像张弓, 眼睛如酒杯大,屁股肥而圆。脾气也 好,听话。宽阔的背上牛毛密布,骑上 去软软的,一会儿便感到它的体温和我 的体温相交融,暖暖的,柔到心里去 了。夏日黄昏,天气依旧酷热,牧童们 三三两两,从各家牵出心爱的牛儿,一 起去小河边享受欢乐的时光。大大小小 四五头牛便陆续进入河中, 我们几个也 趁河边没有女孩,光着屁股悄悄钻入河 里嬉戏,欢笑声不绝于耳,回荡在河两 岸。直到太阳完全落山,夜幕降临,蚊 虫也在黑夜中频繁出动叮咬人畜,我们 便赶着牛儿,或啸或歌悠然回到家中。

小河边钓鱼,是童年的一大快事。 这条河虽浅窄,鱼儿可不少。四十多年 前最多的是鲫鱼、麻鱼, 其次是鲤鱼和 花鱼 (现在又增加了甲鱼、黄辣丁和小 龙虾)。小学高年级和初二,我在外地 寄学,钓鱼成了梦寐以求的事。从门前 金竹林中选择一根长短大小合适,身材 细瘦的竹子砍下,去掉枝叶,拴上鱼 线,系上鱼钩,挖出蚯蚓,到岸边选一 处幽静地方静待鱼儿吞食诱饵, 那种寂 寞的等待因为憧憬而快乐。

鱼儿来了! 一开始是个子小小的麻 鱼成群咬钩,小者两三公分,大者不到 十公分, 乱撞鱼钩, 极不好钓上来。鱼 小嘴就小,甚至衔不了钩,就用尾巴撩 拨,有时竟然钩着其尾巴或肚皮钓上岸 来。运气好时,遇上一群鲫鱼,那就先 欣喜若狂继而噤声敛气,一条又一条陆 续钓起,拉到手软。直到晚饭时,祖母 在院坝中呼唤:"孙儿——快回家——

吃饭喽——"这才收竿。有时祖母喊时 鱼儿正吃得欢, 我便不回答她老人家, 免得吓跑鱼儿,回家后再向祖母解释。 有时,钓了一会儿,鲫鱼群来了,雨也 来了,还没带雨具,便忍着被淋得像落 汤鸡,心里还高兴得很。因为钓鱼之乐 胜于淋雨之苦矣!

鲫鱼钓得多的时候,一次能钓上来 二十几条,或装于桶,或穿于绳,阳光 下,金色的鱼鳞与灿烂的夕阳互相辉 映, 丰收的满足感涌上心头, 惬意极 了。回到家中,老人们将其做成一小钵 鲫鱼汤,野生鱼的香味便蔓延开来, 氤 氲于室内,逐渐飘出去。或者将鱼儿煎 得焦黄,盛于盘中,我们便连鱼刺也嚼 碎吞下, 任凭猫咪在脚边拼命叫唤, 也 舍不得给它。老人们说,钓鱼也要讲缘 分,他们称为"鱼分子"。自认为我的 "鱼分子"还不差,就是有点吝啬蚯 蚓。有时看见钓鱼高手串上一整条蚯蚓 垂钓,感到奇怪,于是问之,高手说, 只有舍得鱼饵才能钓上大鱼。我那时哪 里懂得这个道理!

除了钓鱼, 摸鱼也是趣味横生的。 寻一水浅之处,水下应有大小相邻石 块,或者河岸下方有石崖。摸鱼的地方 水不宜淹没人的头部, 否则潜水摸鱼很 费劲。大点的鱼儿喜欢待在石头下的空 间或洞里, 摸鱼时, 悄悄将双手在水中 作合围状,逐渐靠近石块下面或石洞 口。鱼儿见有人手会往石洞或石块空间 深处钻, 手伸进去, 触摸到鱼, 鱼在里 面扑哧扑哧地跳动但又找不到出处, 只 好乖乖就擒。摸鱼有时也有风险。一次 我刚把手伸进去,洞中突然窜出一条水 蛇,吓得马上退出。

印象很深刻的,还有河边那架老水

车。水车是碾房的根本,也是碾房的核 心部件。碾房靠近河边,其水源来自河 堰处。从河堰开掘一条较大水沟,一直 延伸到碾房, 水的大小应以冲转水车、 带动水车曲轴上的石碾为准。碾房最热 闹的时节是收割水稻的季节, 弥望处满 河坝稻田, 那种铬黄般的色调涂满河 川, 偶尔露出田畦, 微风荡漾, 稻香扑 鼻。十里河滩,充满割稻人的歌声、欢 笑声,也飘荡着一阵阵挥舞铁臂,攥着 稻穗往半斗(注:一种脱稻谷粒的木板 大斗)上脱粒的咚咚咚响声。

我的记忆中, 水势小的时候, 老水 车成天费力地转动着那咯吱咯吱的身 躯,那声音从河边传来,仿佛在向人们 述说它的辛劳。有时下大雨涨水时,老 水车动力满满,转得无比欢快,那艰难 运转的咯吱声便被轰隆轰隆的水声和转 动声淹没。这声音,穿透时空,也凝聚 着我这个游子的浓重乡愁。

如今, 那蜿蜒曲折的河道还在, 但 河岸已全部打上水泥, 不见了过去的浅 滩水草,下河也不方便了。现在,钓鱼 更方便, 有从城里开着轿车来的, 有开 着大小三轮车或步行而来的乡村钓者。 鱼竿也越来越豪华, 鸟枪换炮, 几百上 千元一根的多了去。 夜晚, 夜钓者们坐 在岸边,河面上漂着鱼漂夜灯,犹如一 只只萤火虫。

峥嵘岁月,物是人非,而今祖母、 父亲和母亲早已离开这个世界,再也听 不见他们那亲切的呼唤声, 当年的小伙 伴们也一个个老去。再回故乡, 无论如 何我也找不到当年那种浓浓的亲情、友 情和乡野趣味了。

口口

端午节回到乡下,傍晚,当一弯新 月挂上树梢,老屋四周蛙声一片,静谧 的乡村顿时活跃起来。枕着月色,仿佛 又回到乡村劳作的岁月……

祖祖辈辈深耕农村,我自然就成为 生于斯长于斯的农家孩子。自幼在父母 的带领下, 在不断体验和参加劳作的过 程中, 生命年轮伴随乡村岁月一起成 长、成熟

回忆人生的第一项"工作",应该 就是从帮人放牛开始。那时,正值美妙 的童年。堂叔一家自实行农村土地联产 承包后,与另外两家人合伙分得一头灰 色的耕牛,每家负责放养一个月。由于 堂叔劳动力有限,父亲也想积些农家肥 种庄稼用,顺便让我接受些锻炼。于 是,父亲跟堂叔商量,耕牛轮到他家照 看的时候,就交由我家代劳放养,堂叔 很是爽快地答应了。

一年级暑期,正是水草丰茂的夏 天,我"上岗"了。这头双角往后两边 生长的耕牛,脾气与其他耕牛不一样, 似乎有些烈。第一天就给我来个下马 威: 等到它吃饱我们正准备回家, 它突 然发起"牛儿疯",挣脱了我手中的绳 子, 抬起后腿将我踢倒在草地后, 风似 往山坡下冲去。这下,把在一旁割草的 父亲吓住了,跑过来一把将我抱起,仔 细检查见我没什么大碍后, 就安慰我原 地待着,他自己追牛去了。从那以后, 一旦发现苗头不对, 我便干脆放开绳 子,任牛自由去跑一趟,等会儿牵回来 就没事了。

为了实现放牛和积粪两不误,父亲 还特意为我用山野中选来的糯米果细枝 条,编了一个装草的小花篓,放牛的时 候顺便割些杂草带回家,一是作为牛的 夜草, 二是作为圈粪草料。

哪个农家孩子不贪玩? 放牛、割草 或打猪草,通常都是几个小伙伴约在一 起玩。等抬头看到太阳偏西,几个人才 慌慌张张去山头或地里割草或打猪草, 不经压实就轻轻松松背回家, 有时还要 特意将几根细木棍放在篓里边撑着。其 实,这些"障眼法"根本就瞒不了家 长,虽然没有责骂,事后父亲会委婉提 醒我:娃娃家该玩要玩,但从小做人做 事要踏实诚恳,别耍小心眼。

从小学到初中,我们每周都有两节 劳动课。课程安排多是义务劳动,以班 级为单位,把校园周边及教室环境卫生 彻底清扫干净。轮到春种或秋收大忙季 节,学校还给学生放农忙假,让我们回 家帮忙干农活。

抓季节抢农时最好的方式,就是与 别人相互换工。一般都是人情工,今天 集中帮我家,明天就集中"突击"你 家。从小时候只能帮忙放种子开始,随 着年龄增长,帮忙背粪、覆土等我都做 过。初中时的一个暑假,烈日当头,蝉 鸣让人听起来心烦意燥。我穿着一双解 放鞋,帮寨子里的一家背洋芋。虽然背 箩比不上大人的大,但来回几公里路 程,每天要走好几趟,也不那么轻松, 而且帮忙的时候都像做自家的活一样, 能多跑一趟就一趟。

农村人的心境是一样的,如果你帮 别人干活不主动,那人家帮你也是同样 是被动地应付。做别人家的事情出得 力、吃得苦,别人就会用同样方式回馈 你。这些道理都来自父亲的言传身教: 邻里之间唯有不分彼此,相互才能尽心 竭力。也正是这样, 左邻右舍的人都夸 我做活很踏实,乐意和我家换工。

我干活的看家本领是犁地。中专三

年的寒假,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把自 家几亩承包土地全部犁了越冬。犁地也 是有讲究的,如果牛儿力气大、听话, 犁起土来就特别带劲,特别是犁沙土更 过瘾,一铧犁过去,又一铧犁过来,一 铧盖一铧的,非常有成就感。当然,如 果遇上石旮旯及卧牛石多的土地,或是 土壤板结, 那就要千万当心, 只要牛稍 一使劲, 生铁铸制的犁铧、麻绳耕索, 或是木制犁头就可能被损坏, 那是最不 愿遇到的。

一转眼, 离开土地进城工作20多 年。岁月抹不去农村的那些时光,生活 虽然有些苦,但终究感觉是甜蜜的。那 些日子, 在参与劳动中锻炼了体魄、磨 炼了意志、丰富了人生。也让我深深懂 得,来自土地的一粒一粟,均是辛勤和 汗水的凝结,值得倍加珍惜。

俗话说,农村是所大学校,社会是 个大熔炉。经历农村生活, 明白人情世 故,方能丰富阅历、感悟人生。阅尽世 间繁华, 回归美丽乡村, 方能知责于 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

蕨菜青青

□ 周徳富

家乡多山,山套着山,山连着山。 早春二月,草长莺飞,杂花生树,野蕨

一夜春雨,早晨却风和日丽,正是 采蕨的好时机, 我连忙邀约好友一起去 大箐坡老箐林中采摘蕨苔。

我和好友徒步向山顶进发, 和煦春 风温柔拂面,满目嫩绿旖旎养眼,心情 也轻松愉快。穿梭于丛林间, 猫着腰向 前钻,却常常被荆棘恶作剧地勾住衣 服。林间兰花幽香,树上小鸟啁啾、松 鼠跳跃, 小茶树上生长着白白嫩脆的茶 泡,我们像小时候那样随手捋一片塞进 嘴里, 甜脆中略带一点点微酸味儿。

来得正好, 嫩生生的蕨芽肥嘟嘟、 齐刷刷地随风摇曳,让人一看就嘴馋手 痒,"嚓!嚓!嚓!"我们采撷着脆嫩的蕨 苗,与其说是采蕨,不如说是采一份悠 闲,采一份豁然释放的情怀。挽着沉沉 - 篮碧翠钻出山林后, 朋友瞅瞅我, 我 看看他,他说我头上沾着半朵残花,我 说他肩上落了一片黄叶,都忍不住哈哈 大笑起来。

夕阳的一缕余晖斜照在树上,青翠 的树丛泛出点点淡红。站在山巅,极目 四望,青山绵延薄雾缥缈,山村人家炊 烟袅袅, 家乡真美啊!

蕨,家乡到处都是,沟渠边、毛狗 路旁、箐帮上、山林边、荒地里……蕨 菜是家乡人民喜食的一种野生蔬菜。早 春新生嫩叶如拳卷,呈三叉状,柄叶鲜 嫩,上披白色绒毛,因之又称"蕨苔" "拳头菜""龙头菜""如意菜"等。食 用时, 去掉叶子和老化的根部, 先放开 水里焯1至2分钟,捞出后再放在清水 中浸泡十分钟左右,泡去涩味,切成 三四厘米长的节,加油盐调料回锅炒熟 即可食用。蕨菜如果采得多,一时吃不 了,也可以把它制成干货,可以长期保 存,闲暇时用腊肉骨头煮干蕨菜,那又 是一道风味独特的菜肴。蕨根,根茎粗 壮,富含淀粉,故又名粉蕨或蕨粉,可 做粉条、粉皮食用。

蕨菜也被唐代文人眷顾: 储光羲的 "腌留膳茶粥, 共我饭蕨薇"; 孟郊有 "野策藤竹轻,山蔬蕨薇新";王维有 "羡君明发去,采蕨轻轩冕"……

如今的蕨菜是山珍,而在我少时,蕨 菜却代表着苦涩。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 我还是一个五六岁的孩子, 那年小季遭白 雨(冰雹)的袭击颗粒无收,大季天干收 成又不太好,又遇到了严冬——冬至还没

到,整个大地就被冻成了一个冰库。母亲 每天给我们的定量只有两碗苞谷饭和一碗 酸菜豆汤,外带两个烧洋芋,千叮咛万嘱 咐我们,墙角的洋芋一个也不能乱动。母 亲在如豆的油灯下,用她那枯槁的手抚弄 着幺妹的头,安慰着饥饿的我们:"天无 绝人之路, 我再想想办法, 一定会熬过去 的! 一定会!"

母亲第二天就开始每天背着背篼进 深山老林去挖蕨根, 我们几姊妹每天就 在家倚门盼望,每天天要黑的时候,母 亲就会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进家 之后,我们赶紧点上昏暗的煤油灯,汗 流浃背的母亲倒出背篼里的蕨根, 舀清 水洗净, 然后倒在碓窝里用粑粑棒捣 碎,剔拣出里面的根茎,将捣碎得满是 浆液的根肉放在砧板上用菜刀剁碎,和 着苞谷面做成一个一个的蕨根粑,放在 甑子里蒸熟,这就是我们的饭食了。要 是挖得多了,吃不完,母亲就把蕨根使 劲捣,直到蕨根都变成浆液,然后用一 块白纱布蒙上,把满带根渣的浆液加上 水, 反复滤过, 这样, 那些粗糙的渣滓 留在纱布的上面,直到满带淀粉的浆液 把盆子装得满满的,母亲才挪开纱布, 把盆子端到一边,等到第二天早上起

来,淀粉都沉到水底,把盆子倾侧,慢 慢倒掉上面的水,盆子里就只剩下白生 生的淀粉了。再晾上一两天,这些淀粉 就会凝固成块,即使放上三五月,也不 会变质,这就是蕨粉。

蕨根粑粗糙,吃在嘴里有一股淡淡 的香味,也有一股淡淡的苦涩涩的滋 味。饥饿的时候,我没有察觉,我以为 蕨根就是那味儿,直到有一天母亲把平 时积攒起来的蕨粉捣成细末, 拌在玉米 面里蒸熟, 我吃过后才知道, 原来蕨粉 是那么好吃,但一背篼蕨根和上两三升 苞谷面做成的蕨根粑我们可以吃上三五 天,要是把它变成蕨粉,母亲一天挖的 蕨根也就只有小碗那么两小块,全家人 吃一顿都不够, 所以我们很少能吃蕨

就这样,我们吃几天蕨根粑粑,再 吃一顿蕨粉饭,或就着酸菜烩洋芋喝稀 粥,终于熬过了那个漫长得如一个世纪 的冬季。

现在生活富裕了, 蕨菜不再是为填 饱肚子的主食,而是餐桌上时鲜的山 珍。采蕨的情趣,令人难以忘怀,蕨菜 的味道,也从苦涩变成了清香。